

本书荣获 1999 James Tait Black 文学奖及国际 IMPAC 都柏林文学奖

Andrew Miller

安德鲁·米勒 著

吴美真 译

从月亮来的 男孩

Ingenious Pair

浙江文艺出版社

Zhejiang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LT0000542580

ick 文学奖及国际 IMPAC 都柏林文学奖

Andrew Miller

安德鲁·米勒 著

吴美真 译

从月亮来的 男孩

Ingenious Pain



浙江文艺出版社

Zhejiang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Copyright © 1997 by Andrew Miller

This edition is arranged wit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本书译文版权由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提供。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版权,浙江文艺出版社独家所有。

英文版权合同登记号:图字:11-2004-32号

译文版权合同登记号:图字:11-2004-13号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月亮来的男孩 / [英]安德鲁·米勒(Andrew Miller)著;吴美真译.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5.1

ISBN-7-5339-2069-4

I.从... II.①安... ②吴... III.长篇小说-英-现代 IV.I478.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013649号

从月亮来的男孩

作者:[英]安德鲁·米勒

译者:吴美真

责任编辑:朱怡瓴

责任校对:许红梅

设计制作: 夏季风工作室

浙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址: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印刷:杭州长命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05年1月第1版 2005年1月第1次印刷

开本:880×1230 1/32

印张:9.125

字数:217千字

印数:0001-6000

书号:ISBN 7-5339-2069-4/I·1723

定价:18.00元

即使如此，你这一生

是否如愿以偿？

是的。

你所愿者为何？

称自己为被爱者，感觉自己
在世上被人爱着。

——雷蒙·卡弗



目 录

001·····	导 读:
	对神秘的人体进行探索(王浩威)
006·····	第一章
019·····	第二章
050·····	第三章
085·····	第四章
181·····	第五章
227·····	第六章
263·····	第七章
279·····	第八章
288·····	后 记

导读：

对神秘的人体进行探索

王浩威

1

历史有关的一切总是欺瞒着我们的时间感觉，它在书本字里行间的叙述显得太过于古老，以至于化作在小说、电影或戏剧里的具象再现，却又容易教人觉得太古老或太遥远。

譬如莎士比亚的《驯悍记》吧，一对意大利的主仆从西岸的比萨抵达帕度瓦（Padua或Podova两种拼法）的喜剧故事，英国皇家莎士比亚剧团曾到台湾演出的剧目。像我这样的观众，坐在台北市信义区的新舞台，实在是很难站在二十一世纪初的坐席上，想像舞台上的十六或十七世纪究竟是怎样的时代。

《驯悍记》的调情喜剧是属于贵族之间的，显得文明而皆大欢喜，不免让人对它存在的历史少算半个或一个世纪，离近代不会太远。《从月亮来的男孩》恰恰相反，已经是十八世纪的欧洲，只因为故事发生在贩夫走卒和低阶贵族之间，而且苦难的异象充斥其间，贫穷、娼妓、偷骗、疾病再加上死亡，一切显得古老而落后，仿如文艺复兴的影响从来没进入其中。读者们阅读起来感觉遥远许多，错以为是欧洲的天空还盘旋着中世纪的黑暗阴影，比十六世纪的《驯悍记》还古老呢。

离开小说与剧院，躺在家里打开电视机，脍炙人口的连续剧，譬如《雍正皇帝》或《康熙大帝》，那些应该是十七世纪后叶或十八世纪初的故事，却又显得亲切而文明；甚至连十五或十六世纪的《神雕侠侣》或《天龙八部》都比《驯悍记》或《从月亮来的男孩》来得亲近许多了。

这时，我们不免困扰：究竟，十八世纪离我们多远？

2

欧洲的十八世纪，刚刚才摆脱文艺复兴之后的古典主义，一切才要踏入理性主义的时代。

英国伟大的诗人蒲伯(Alexander Pope)在1734年这样写着：

所有的自然都是艺术，你不知道；
所有的机会、方向，你看不见；
所有的混乱与和谐都不被了解；
所有的局部的恶和普遍的善，
以及骄傲、犯错理由的恶意
全显现着一个真理：不管什么，都是对的。

蒲伯在写这段话的时代，公元二世纪的希腊医师盖伦(Galen)继续影响着整个欧洲，他混杂着浓厚神学气息的医学观念还继续在它全盛期的最后一刻发挥着作用。只能解剖动物尸体来想像人体构造的盖伦医生，以神学的眼光提出他“充满想像力”的解释。然而，尽管这样的医学知识到了十七世纪开始逐渐动摇，当时大部分都是江湖术士一般出身的医生们，还是沉浸在盖伦神学一般的理念里。这也是蒲伯忍不住要说的：“所有的自然都是艺术，你不知道！”

现今世界闻名的童书大展所在地波隆那，有欧洲最古老的医学院，它是最早（也就是1405年）将解剖纳入课程的一个；至于上述的帕度瓦的医学院跟随其后，也在1429年开始进行人体解剖。虽然这一切课程都是秘密进行的，但，神圣的人体终于可以在教皇的默许下，在暗中被探索了。

1543年是人类历史上最奇妙的一年。

同样是在帕度瓦大学，白发苍苍的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终于出版了他的《天体运行论》，太阳中心说的天文观念开始将天文脱离了神学，天体的探索跨出了第一步；同一年，年轻的医师，才二十八岁的菲沙里斯出版《人体结构》，向人类揭露了不同于盖伦而脱离神学的人体。

3

只是，整个十八世纪在欧洲的医学版图是辽阔的。学院里的医学和医药术士之间，一方面在知识上和阶级上隔着遥远的距离，另一方面在真正的人数和影响力上前者也远不如后者。

稍稍涉猎医学史的朋友都知道，欧洲早年的外科手术其实是走江湖的剃头匠在剪发之余，顺便发展出来的额外服务。

如今我们踏进现代化的医院殿堂，看见昂首阔步的外科医生，一副手操生杀大权的权威模样，仿如天生就是一种世代代光荣永不削减的贵族行业。然而，在中世纪的前后，所谓外科医师只是剃头匠无奈的兼职，一般社会里的贵族或骑士是不屑来往的。在十字军东征的浩浩荡荡的队伍里，外科医师兼剃头匠夹杂在娼妓和杂货商人之间，距离真正的骑士队伍还远远隔着打铁匠和侍从们，几乎只是殿后的资格。这是当时所谓外科医师真正的地位。

外科医师地位的提升，其实是拜拿破仑所赐。十八世纪末，拿破仑从

远征意大利、埃及开始，逐渐占领了欧洲，靠的是许多崭新的观念。其中，他发觉“修复”好一位受伤的战士，要比重新征召、训练来得容易而有利许多了。于是，外科医师开始成为军队的正规编制，开始可以和社会地位相当于贵族的军官们平起平坐了。在当时阶级分明的封建社会，医师从此成为一般庶民晋升贵族的难得通道。

这也是为什么十九世纪后半叶成为巴黎名医的夏尔柯(1825—1893，弗洛伊德留法追随的老师)，在少年时期还为前途彷徨时，世袭修马车工艺的父親决定将技艺只传给夏尔柯的大哥后，告诉他说：“要出人头地，不是学音乐，就是要学医！”

4

小说《从月亮来的男孩》里，詹姆斯的一生却是医生演化史的相反过程。

在现代眼光里，医生这一行业总是高高在上的，一切专业行径都是充满效率而不带任何感觉或感情的。甚至，如果我们回顾上述提到的医生演化过程，从卑下的剃头匠到霸气逼人的现代医生的历史里，医生在逐步地建立起自己专业权威的同时，似乎也逐渐地失去了任何感觉或感动的能力了。

詹姆斯的一生则是走向相反的路程。

一位从来没被爱过而全然不懂任何感觉的小孩，因为他没有疼痛也没有悲苦能力的缘故，反而变成一位天生就适合培养成理性时代新医生的好材料。他出生在最低贱的阶层，最彻底被忽略的环境里，却可以因为没有感觉的能力，而能获得杰出的专业能力和崇高的社会权威。同样地，当他第一次感受到爱的震撼，他的地位也开始动摇。当他在精神病院彻底爱上情欲狂热的多特，他知道这样的爱恋也等于是失去了过去一切能

力的开始。最后，当女巫玛丽以古老的法术，赤手而无伤痕地整治了他的心脏，教他的心重新复活了，一辈子的经历，应有的一切苦痛却也整个涌现了。

就像《猎杀女巫》所描述的西方女巫所遭受的对待，处于十八世纪理性主义的玛丽，恐怕是在宗教和科学的重要猎杀后，少数硕果仅存的女巫了。在这里，作者当然不是要为巫术辩护或是驳斥现代医学，而是以女巫玛丽带出另一股传承，也就是科学主义所贬抑的直觉与感情。

究竟历史的运作，是向前还是后退？这是一个陈腔滥调的问题了。只是，像《从月亮来的男孩》的詹姆斯这样，出现在两个时代之间的夹缝里的人物，似乎是注定过着背负一身历史暗喻的悲剧生活了。

也许，因为悲剧，历史的巨轮才能继续转动着。

第一章

1

1772年8月的一个镶着云彩的炎热下午，三个男人走过多尔顿郡母牛村附近一座马厩的院子。他们的组合显得正式而古怪：两个较年轻者像传令官或守卫，肃穆地走在他们的主人之前，或者——更异想天开地说——像有一套隐形马具的缰绳拉着他前进，他庞大的身躯穿着黑色外套，脸泛红。其中一人手里拿着一只皮袋，当他走向马厩的门，袋子里传出隐约的叮当声。

那位年纪较长的男人——雷斯崔牧师——稍停之后，打开门，后退，让其他人进入。他们慢慢走入幽黑之中。马厩被打扫得干干净净，马和干草的气味，皮革和马粪的气味，和烧过的薰衣草的气味混杂在一起。尽管是炎热的季节，尸体并没有散发臭味。牧师心里想，玛丽是否知道保存尸体的秘诀。古时候，诸神使英雄的尸体保持芳香的气味，直至葬礼活动结束，火葬的柴堆被点燃。无疑地，在今日，人们仍然以膏油、符咒或某种祷文保存尸体。玛丽一直坐在桌子旁那张挤牛奶用的凳子上。他们进去时，她站起来，显得利落、矮胖，被羽毛般的阴影覆盖着。“嗯，”牧师说，“我说过我们应该来。玛丽，这两位先生”——他指那两位较年轻的男人——“是罗斯医生和柏克医生。”

她的目光掠过牧师，但没有落在柏克和罗斯身上，而是落在罗斯医生手中的那只袋子上。

“医生。”他以压低的声音重复说。他想叫她“小姑娘”，然而，虽然从她的外表看来，她比他年轻几岁，但是她似乎比他老上无数倍，而且不只更老，也仿佛属于一个不同的时代、一个不同的秩序，是岩石和古老树木的亲戚。

她走路时，不是安安静静，而是完全无声无息。柏克看着罗斯，悄声说：“女巫。”他们以不显眼的方式在胸前画十字，仿佛在调整背心的纽扣。柏克说：“我们应该动手了，否则回家时，会遇上暴风雨。牧师，你有没有一盏灯？”

尸体被搬来时，有人拿来一盏灯。牧师用他的火绒盒把灯点燃——嗒！嗒！打火石打在钢铁上。他将灯交给罗斯，罗斯和柏克来到桌旁，詹姆斯躺在桌上，全身被裹在一件羊毛睡袍里。刚来到这幢教区牧师的住宅时，他的头发几乎是白色的，但是在最后一年却开始变黑。玛丽已经帮他洗头，为他涂上发油，梳好头发，并以一条黑色缎带将头发绑起来。他看起来不像在睡觉。

“一具漂亮的尸体，”柏克说，“啊，是的，当然，英俊的五官。”

詹姆斯交叉的手下有一本书，书的皮革封面已磨损。柏克拿起那本书，看了书背，咧嘴而笑，将它交给牧师，牧师已经认出它了：《格列佛游记》。这是詹姆斯在一两个星期前从书房借来的。是谁将它放在那儿？萨姆？玛丽？如果萨姆喜欢，他可以要这本书。这个男孩应该得到一些纪念物。

罗斯脱下尸体所穿的睡袍，将它扔在地板上，然后从袋子里取出一把刀，将它交给柏克。柏克注视着刀刃，点头，以一只手按住詹姆斯的下巴，从胸骨顶端割下，割到阴毛上方，然后在肋骨下横切，制造出一个倒置的十字架，一个边缘有血的微湿十字架。他停下来，从背心口袋拿出一个眼镜盒，然后戴上眼镜，眨眼，轻声嘀咕了几句，抓住一片皮肤和脂肪，割去皮。他以刀子割开它，从下面的物质小心翼翼地操纵它，他的手和水手的一样结实有力。罗斯将灯高高地举起。从屋里前往马厩的途中，他随

便抓来一根短枝，而现在，他用这根短枝戳詹姆斯的内脏。

“牧师，你要不要更仔细地瞧一瞧？我想你从那里看不到什么。”

牧师拖着脚步往前走。柏克让他感到厌恶。

罗斯医生说：“牧师的兴趣在于屋子的隐形房客，而不是屋子本身，对吗？”

牧师说：“正是如此，先生。”

“现在，心脏。”柏克说。

他们开始割开胸腔，用一把手锯锯开肋骨，然后用刀子费劲地割大血管。两位医生显然非常激动、非常振奋。他们应该向某些协会、向那些先知先觉提出一份关于这件事的研究报告：“关于已故詹姆斯·戴尔这个病例的一些看法。探究……这位不可思议、不寻常的人……在二十几岁以前，他没有感觉……不知道……完全感觉不到……疼痛，完全不认识疼痛。附上验证、图解和物证等等。”

牧师转过去，望着外面的庭院，两只鸟儿正在一堆变硬的马粪里啄食谷粒。再过去，在他种美洲石竹的围墙当中，一扇绿色的门开往花园。他将这扇门和詹姆斯联想在一起；詹姆斯穿过门，检查西洋梨，或者只是站在院子里，皱着眉头，仿佛想不起自己要做什么。

噪音像踩在泥里的靴子，干扰着他。罗斯手里已握着詹姆斯·戴尔破碎的心脏肌肉。牧师觉得他看起来像是要吃下那东西，只有一点点的羞耻心制止他。柏克用一条破布擦手，从外套口袋里拿出一份折起来的报纸，打开它，在詹姆斯的大腿上将它摊开来，然后从罗斯手中接过心脏，将它放在报纸上。“如果你不反对，牧师……”他将心脏包起来，装入袋子里。

“不反对，先生。”死人的心脏并非神圣，让他们去探索吧！他想起——而且经常想起——另一个人曾探索过詹姆斯的心脏。那时，詹姆斯住在米连那亚那幢房子的房间里。牧师和女佣动也不动地站在房间门口，而

玛丽在房间里站在詹姆斯上方,听到牧师的呼吸声时,她回头看了一眼,然后,知道他不会也不能干涉,她又转过去,看着睡梦中(上了麻醉药?)的詹姆斯。她解下他衬衫的纽扣,让他的胸膛暴露出来。房间里十分幽暗,窗边有一枝小蜡烛。然而,他确实看到了:她的手,似乎在伤害他,却没有留下痕迹,就像将手伸入牛奶表面的一层奶皮。

“牧师?”

“怎么样,先生?”

“你错过了一些好东西。这是胆囊。”

“对不起。我在……回想,回想和戴尔医生一起去俄罗斯的事。”

“你提过这件事了,先生,提过几次了。你想他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尽管回忆使人变得伤感。虽然在你们那一行,伤感是值得称许的;在我们这一行,伤感却是一种奢侈。你不可将这些遗骸视为你以前的……视为你以前认识的人,你要将它们视为一种正当的哲学研究的材料。”

“一个装着谜语的肉箱子。”罗斯插嘴附和。令人讶异地,在马厩的一切气味中,牧师仍然闻到他的呼吸散发出错不了的波特酒和洋葱的气味。

牧师瞪视他们。他们已脱下外套,卷起袖子,手肘以下沾着血污,像西尼卡的荒谬悲剧中的人物。罗斯从柏克手中拿过刀子,绕到詹姆斯的头部,迅速沿着发际线绕着后脑割,在牧师猜出他的目的之前,他用力将头皮自头盖骨扯下来,放在尸体的脸上,形成一堆可憎而血淋淋的东西。一种热而酸的液体淹没了牧师的喉咙,他咽下去,迅速走出马厩,穿过院子,穿过绿色的门,进入花园,将门关上。

在前面,一大片土地平稳地升起,直至一座古老树林的边缘。羊在那儿吃草,一个男孩走过凉爽的林地外围。就牧师此刻的心情而言,他觉得这是一个愉快的谎言,但是他为此心存感激。据说意大利神父会将小小的遮蔽物放在死刑犯眼前,使他们看不见接近的绞刑台;对牧师而言,眼前的景象就像这种遮蔽物。他心里想为什么他们——罗斯和柏克——要

欺哄他，他们看起来像是可靠的人，像拥有声名和学识的人。他也很想知道，他们是否可以借着解剖詹姆斯的尸体，解开他那神秘的生命之谜。他曾想像这是一件枯燥乏味、恭敬地进行的事。但是，他却将他的朋友交在屠夫、疯子的手里。如果“她”看见了昵？她在屋子里，天知道她在做些什么，他从来不知她如何打发时间。以前，其他的仆人畏惧她，现在却因为她和他们在一起，而引以为傲。她帮助他们减轻疼痛。例如，只要按按头痛者的脸，她就有办法缓和头痛。

门的铰链发出声响。他回头，玛丽在那儿，站在风向器下，拿出一个木盒。她在此时此刻出来，仿佛察觉到他正在想她，这一点让他觉得不安。更糟的是，她看到他的手指有血迹，于是，他将手交握在背后，问道：“怎么了？有什么问题？”

她推开盒子的扣子，打开盒盖。他说：“噢，是的，器具。”他想要收下那东西。毕竟这是他在詹姆斯消失时，从圣彼得堡带回来的；除此之外，他也带回詹姆斯的其余衣物。他们以为他死了。

“玛丽，现在是你的了。”

她注视他一会儿，然后慢慢地点头，盖上盒盖，回到屋子里。

牧师听到微微的锯声。声音停止时，他回到马厩，心里祈求着事情已结束，而他可以将柏克和罗斯打发走。他不要他们进入屋里。他们可以拿桶子从盛雨水的大桶取水，在院子里清洗。他们必然尽可能将詹姆斯修补一番——野蛮的破坏者！奇里克会将他放在棺材里，明天中午，他们会埋葬他。也许现在，克拉克正在靠着马金的果园围墙的一个地方挖坟。

“各位先生，你们有任何发现吗？”他试着语带轻蔑，但是效果却很微弱。一种暴躁的声调。

柏克抬头望着他。一只桶子立在詹姆斯被割开的头颅下的桌子末端旁，十来只苍蝇在桶口飞来飞去。

“没有什么发现，”柏克说，“我可以向一个不熟悉解剖术的人解释。”

“但是热气和虫……他是医生,和你们一样,你们想必处理好了?”

柏克说:“你太激动了,亲爱的牧师。是的,这种封闭状况使你产生压迫感,你很紧张,最好出去,是的,吃一点镇定的东西,例如大黄。”

“或者苦西瓜的果肉。”罗斯说,坦率地表现他觉得很有趣。

“苦西瓜很好,”柏克说,“或者一些根皮——紫黑卫矛的根皮干。你应该放一些在身边,一个拥有你这种相貌的人,再怎么使自己洁净也不为过。你说是不是,罗斯医生?”

“一种洁净效果奇佳的方法,柏克医生。我相信可怜的戴尔会这样建议。”

“我们会把发现告诉你。”

落在柏克眼镜上的一点阳光在空气中颤动,像一朵愤怒的火花。牧师犹豫了一下,然后说:“我会在我的书房里。”他拖着脚步走出去,太疲倦了,所以没有觉得太羞耻。

2

院子里闪烁着微光:落在暴风雨留下的水坑表面的星光。牧师关起马厩的门,穿过院子。玛丽端坐在马厩里,陪着詹姆斯。柏克和罗斯把尸体差强人意地缝补一番。黄昏时,牧师和奇里克先生将尸体放入棺材里,并钉住棺盖。奇里克是一个好人,帮忙刷洗马厩,撒下新鲜的干草和一撮撮的干药草。玛丽出现时,空气已经适合呼吸,除了桌上的几点茶褐色血迹外,当日下午的恐怖已经被抹除了。他们用一块布遮住这些血迹。

牧师在花园里闲荡。他很累,但这是他那一天第一次觉得自在。这个花园不过是一个农舍花园,不值得夸耀,然而这是他生命中最心爱的事物之一,他坚定而毫无保留地爱它。在其他哪些方面,他还可以这么说呢?也许是他的妹妹黛杜——大半时候是如此,但是有些时候,他不这么

想。例如她干扰他，要他拿掉那些镶板，以较现代的东西取而代之，或者她就他的衣着和习惯将他教训一番——喜欢将他比喻成一个开酒馆的可怜乡下助理牧师。

授予他职位的哈勒姆夫人呢？她年纪大了，她的肚皮是多么巨大，变成她的一个重担！然而，她仍然拥有最和悦的性情和智慧，值得他为她写那些十四行诗，值得他花功夫在布满污渍的纸上挣扎，让所有的字句符合格律，勉强挤出一个不致毫无意义的押韵的字。在他为她而写的一二百首诗中，也许有半打是好的。当然，在一两年后，他必须把这些诗烧毁；如果他的健康情形恶化，他当然会这么做。他无法容忍让陌生人读到这些诗，比如，母牛村想对哈勒姆夫人调情的肥胖教区牧师。

他走到池塘，拍手，十几道涟漪在水面上散开来，而光线往外扩张至池岸。很好，肉质干净的鱼。如果科尔太太将它们加上调味料，你在任何一位大主教宅邸的金盘子里，也找不到更美味的佳肴。不久之后，他可望被召唤到埃克塞特的主教宅邸。这是叫玛丽搬出去的一个礼貌性的借口。詹姆斯活着时，她住在这儿是牧师对这位医生的慈善行为的一部分，但是这样一个女人，这样一个不寻常的女人，住在教会一位未婚的神仆家里……

他弯下身，让手指伸入水里，他那倒映在水中，如暗色碗状物的头引起他的兴趣。有亮光在客厅的窗前移动。他站起来，走近那扇窗。窗帘没有拉上。塔比莎正在点燃墙上烛台之上的蜡烛。她是一个高大、健康、大块头的女孩，一个粗野的女孩，不漂亮，脸上惟一的出色特征是年轻和健康。来到这幢房子的第一个月，她被噩梦所苦，尿床，红着眼睛在屋里拖地板，打破玻璃杯，无法遵守最简单的命令。牧师和管家科尔太太进行了一次困难的会谈。科尔太太威胁说，如果塔比莎留在屋子里，她就要搬到她姐姐位于汤顿的家。她把这个名字重复说数次——“汤顿，牧师，汤顿”——仿佛它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另一边。但是噩梦过去后，塔比莎变得十